

万州看水

◎ 牟伦祥

“一江碧水穿城过，十里青山半入城。”当大地山寒水瘦、落木萧萧时，地处三峡库区腹心的重庆万州却呈现出高峡平湖、万顷碧波壮观景象。每年这个时节，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齐聚万州，一睹水之浩荡。

水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已有1800多年建城历史的万州，因长江而灵动，因长江而靓丽。每年秋末，三峡水库开始蓄水。大坝闸门一关，江水一寸一寸上涨，在海拔175米高度完成“高峡出平湖”壮美画卷。漫步在平坦如砥的南北滨江路，放眼长江，烟波浩渺，澄澈清透，两岸高楼倒映江中，错落有致，层次分明，简直就是一幅绝美的水墨山水画。

万州城在长江北，我家在长江南，两者相距30公里。13岁之前，我从未进过城，也未见过长江。那年暑假，我收购鸡蛋到城里贩卖，在江南等轮渡过程中，第一次见到长江。时值汛期，江水夹着泥沙汹涌而来，浑浊不堪，不少秸秆、木棍等漂浮物在巨大的漩涡边直打转，湍急的江水像脱缰的野马向下游疾驰而去，一路卷起的狂浪如鞭子一般使劲抽打着堤岸，令人毛骨悚然。

好不容易过江进城。我第一眼看到的是高高的石堡坎，以及石堡坎上低矮的瓦房和石缝中斜刺长出的黄葛树，生活污水从毫无遮掩的下水沟飞流直下，直排长江。城市道路狭窄坡陡，人车混行，小商贩东游西荡，无序竞争。紧

临江边的一马路、胜利路的房屋七零八落，低矮破旧，洪水已淹没了大半，居民坐在街沿欲哭无泪。

第二年寒假我再进城，看见枯水期的长江水位下落，泥沙沉积，水倒是清澈了，但河床变窄，激流争涌，险象丛生。屹立在江中的草磐石、千斤石露出狰狞面目，称之为“三石锁江”，上游来水流经此处，碧玉飞溅，漩涡潜伏，船舶通行如履薄冰，慎之又慎。

江水昼夜不停向东流，日子翻到了新的一天。1994年，三峡水库动工修建，桀骜不驯的长江开始往人们设计的方向流淌。万州抓住千载难逢的移民搬迁机遇，高起点规划城市，高质量建设城市。不几年，一座座高楼在江北江南拔地而起，新城道路宽敞笔直，街面整洁漂亮。此时人们看到的长江还是那条长江，但视觉上发生了位移，由临城而过变为穿城而过。

2003年，三峡水库开始蓄水。盈盈上涨的江水，把万州这座山水城市的立体美感展现得淋漓尽致。有一年夏天，我一位北方朋友专程来万州观光，平时看惯了“一碗水、半碗沙”的黄河，以为长江水清如许，清澈透明，结果大失所望。朋友在阵阵叹息声中，带着些许遗憾离开。那时，长江沿岸乱砍滥伐、水土流失、非法取沙、污水直排时有发生，母亲河受到了严重污染。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随着我国生态文

明建设持续推进，长江及流域各支流实行河长制，加强生态环境分段把控，打响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这种情形下，重庆长江生态检察官应运而生，以法治力量守护青山碧水，他们巡查排污源、督战养殖场、取证毁绿地、修复生态林……用责任和担当，护佑库区一草一木、一山一水。经全社会共同发力，如今三峡库区天蓝云白草青青，风光无限，美不胜收。流经万州段的长江，由瘦小变丰腴、由水浊变水清了，过去与现在，判若霄壤。

又是一年橙黄橘绿时，三峡水库蓄满水后，犹如天上掉下的一块碧玉，把万州擦拭得十分明亮。一只只白鹭在绿烟中翩翩起舞，一对对野鸭子黄昏中轻轻划过水面，一群群红嘴鸥从遥远的西北利亚赶来打卡。大江的魅力远不止于此，第八届世界大河歌会以万州高峡平湖夜景为背景，把舞台设计延伸到长江游轮上，美轮美奂，独具匠心，让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共同感受到了长江的魅力和文明的力量，同时也见证了万州奋楫笃行的坚实步履。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看山心静，看水心宽。水，能洗涤尘埃、洗濯心灵。如果你能从浮躁和喧嚣的尘世中抽身出来，相约在万州与一湖浩浩荡荡的碧水见面后，一定会看到不一样的人生风景。

(作者单位: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晒秋

摄影 李海波

故乡最是心安处

◎ 黄金泽

故乡是心灵安放的地方，永远滋养着我们的灵魂。

小时候总想离开家乡，现在最想回归的也是家乡。家乡有最美丽的风景、最珍贵的记忆和最纯真的情感。

到了一定年龄，故乡会让人魂牵梦绕。很久以来，节假日我都没有外出，今年国庆中秋“双节”我也不例外。一放假，我们一家就收拾行李，驱车直达百多公里外的故乡。

回到家已是傍晚时分，斜阳挂在对面山头，很快就会下到山的那一边，乡村逐渐安静下来。夕阳西下，是老家一道美丽的风景。天边的晚霞，千变万化，呈现不同的色彩和形状，让人迷幻。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割完草后，总喜欢爬上山顶欣赏晚霞夕照，想象着山那边的美好世界。

父母在世，他们的愿望就是守住老屋，只要守住老屋，就会迎来一家团圆。如今，父母远去，老屋紧锁，我们得自己打开房门，铺上床上用品，又搬来椅子，静静坐在院子里。乡村静谧，只有风的声音。风吹过房前屋后的竹林，“沙沙沙”的声响，熟悉又美妙。风过之后，蚬蚬和虫子的叫声响起，一声接着一声，充满质朴的韵律感，让人无比亲切。中秋了，天上的月亮也圆了，又让人多了一份思念。

第二天清晨，一觉睡到自然醒。妻子说昨晚睡了好个觉，许久没睡这么香了。早上的空

气格外清爽，起床下到院坝，抬眼对面，青山不墨，满目葱郁。秋风送爽，带着桂花的香。朝阳爬上东边的山头，发出万道金光，将整个村庄照拂。村子又开始了一天的人间烟火，留守村里的年轻男女下地劳作，老人们不约而同来到乡村公路上继续着昨天没有聊完的话题。

每次回家，我们都会到山里去看望远行的父母。傍晚时分，沿着弯曲的山路，我们来到坟前，拜谒双亲，清理坟地周围的杂草。我们席地而坐，任山风吹拂，任思绪飘飞。四周青山巍峨，一座接着一座，山山相连。小时候，我们就在这山里放牛割草，来回穿梭，总想攀上最高最远的山峰。而我的父母从没想过要走出这大山，一生都在这山里劳作。山上山下，方寸之间就是他们的一生。他们深爱这大山，爱着山里的每一寸土地。走后，又与青山永久化为一体。

回到故乡，与乡邻们聊上几句，才不虚此行。从我记事起，堰口就是村民们收工后纳凉、聚会的地方。当我到达堰口时，堰口早已热闹起来。在云南做装饰工作的隔壁六叔，娶了外地媳妇，多年都没回家。前年，他专门回老家建房，这次也携带家人回家度假。他眉飞色舞地讲述着外面世界的精彩，他嗓门有点儿大，自带扩音装置，很远都能听到他的声音。在场大多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他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当然，也有像我一样回乡的中年人。我和六叔可是一起长大的伙伴，只是他比我年长

一些，辈分也比我高。我和六叔有很多共同的话题，特别是小时候一起放牛的往事，现在想来，仿佛就在昨天。

我的邻居邓大嬢可是个热心肠，说话总是快人快语。她的结婚日，恰好是我的出生日。母亲生我时，胎盘出不来，在这人命攸关的时刻，邓大嬢毫不犹豫地就把结婚的八十多元礼钱借给我父亲。父亲带着借来的钱，找来几个青壮年，用担架将我母亲抬到几十公里外的镇上医院，母亲得以及时救治，我也有幸得以存活。邓大嬢见我回来了，非要将我在林子里捡拾的“九月香”给我，叮嘱我带回家淘洗干净，直接下锅，和着面条煮来吃。

假期后面几天，恰好我值班，不得不提前返回。返程时，已是暮色四合，亲人们依旧到车坝送行。车里塞满了新收割的大米，家乡的老南瓜、土豆等农产品，更有姐姐刚打的还带着余温的糍粑。

走过千山万水，历经人生坎坷，总有一些温暖在心间。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的一草一木，都是我们生命最好的馈赠。更有故乡的人，把山里人的质朴纯粹深植我们内心，让我们不管经历多少人生坎坷，始终保持一份最真挚的情感，始终相信人间值得，让我们在人生旅途中总与美好不期而遇。

(作者单位:重庆市涪陵监狱)

第448期

名誉主编:了人

主 编:王 伟

副 主 编:杨旭军



远山来信 (外一首)

◎ 苏阅涵

你总是站在天边
用淡青的轮廓写信
托薄雾捎来柔软的谜题
让微风在云间留下印记

竹影是竖写的诗行
溪流是断行的墨痕
当夕阳落下火漆封印
整片夜空便俯身成为
巨大的信笺

那些被风翻动的林涛
是不是你欲言又止的篇章
积雪覆盖的峰峦
莫非是尚未拆封的等待

我站在窗前多年
终于学会用目光回应
把霞光折成回信
让炊烟升起温柔的地址

秋雨漫谈

谁在轻叩窗棂的玻璃
这般温柔又迟疑
像拆读一封远方信笺
在微凉的午后 缓缓地 缓缓地
展开澄澈的字句

丹桂的呼吸渐渐低垂
银杏披上浅黄衣裳
那些未及收藏的私语
在屋檐下，凝成晶莹的篇章

当炊烟开始缠绕林梢
有星星浮在积水中央
像谁遗落的纽扣闪着微光

请莫要急着擦拭窗扉
且留住这湿润的印记
秋天正用雨丝写信
寄往冬日的窗台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